

# 高加林的抱负与挣扎，我很珍惜

相信原著给出的人物底色，陈晓：



制图：李洁

扎，我很珍惜。”这是一个塑造者对遇  
上能呈现复杂人性的角色的重视，也  
是一名演员对现在影视作品里“成功”的  
定义好像被单一化”的小小反击。

## 踏上清涧那片土地，“真实给了我莫大力量”

陈晓是在真实地踏上清涧土地后，才感觉“心里舒服了”。

成为高加林的过程，大致能分三步走：读原著，如所有旁观者一样去认识这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直“活”着的人；与导演长谈，在面对面的气场里确认彼此在理念上的双向奔赴、对创作伙伴的强大信任；走进陕北，在路遥故乡、距离“高加林”诞生最近的土地上感受曾吹拂过他脸上的风，挖掘出他身上那股劲儿。

“坦率地讲，一开始对于陕北时期的戏份，我有些害怕发怵。”陈晓坦言，年龄感、时代感都制造过门槛，“我三十多岁要去演高考时的青年，年龄差距拉得比较远。他还是个一出生就长在大山里头的角色，我对于自己能不能融入上世纪80年代的大山环境，也不太确定。”直到结结实实踩在了陕北榆林清涧的土地上，跟着全剧组一起参观路遥纪念馆、寻访作的人生轨迹，陈晓觉得“一瞬间全对了”。

剧组在路遥故乡实景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陕北农村的风貌，眼前的置景和演员在图书、影像资料里的所见所闻重叠相融，世代生活在黄土地上的自然纯朴的农民，和相对闭塞贫乏的乡村生活景观，因为有了真实环境的浸润，在他心里越见清晰，“就是这样的环境孕育出了高加林急于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

陈晓说，真实是他在《人生之路》剧组获益的很重要一课——真实的体察和思考后，路遥经两年多头昏脑胀

里，不过是成为高加林的开端。

## 相比所谓瑕疪，“我更相信原著给出的人物底色”

《人生》首发的1982年，覆盖全国的青年大讨论里，高加林的人生色彩并不全然明亮。时间过去了40年，今天的网友一边感慨“人人都骂高加林，人人都是高加林”，一边难免在高加林向巧珍分手时刷出成片的弹幕“不要渣”。

从接演《人生之路》那天起，陈晓不止一次被问及类似问题，措辞迂回曲折的如“你对高加林的情感选择怎样看”，直白些的干脆会问“你认为为‘当代陈世美’找到合理心理动因吗”。通常，陈晓会回答“尊重原著”。小说里给出了高加林足够的心理动因，城市的勃勃生机、外面世界的机遇，让生在偏远农村封闭环境中的知识青年一次次品尝怀才不遇、济世无门的不甘心、不认命。惆怅间，他在前途与爱情背离时如所有普通人一样左右为难。“小说的人物肌理足够充分合理，演员所要做的，就是遵从原著来诠释。”作为高加林的饰演者，他不认为自己有必要赋予角色“更多意义”去扭转观众和读者内心对“负心汉”的认定。有网友评价他是“不惧演渣男”，但其实，陈晓笃信的，是原著里、严肃文学对于人性复杂的诚实认识，“那些瑕疪或者说所谓‘污点’其实不重要，对创作来说，我更相信原著给出的人物底色”。

路遥笔下，读者从偏僻乡村的一角，看到了现代化的车轮在乡间小道上启动的艰难性，看到了落后的农村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更激发出变革的强烈愿望。笃信原著的陈晓觉得，如今网友给出的励志反馈就是从《人生》到《人生之路》的40多年里，时代变迁中奋斗者形象的共鸣——“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人生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正是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正是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换一种活法。”

## ■本报记者 王彦

朴素至极的教室里，年轻的老师正给孩子们讲述黄河、一条养育了陕北土地上祖祖辈辈人的母亲河。窗外，姑娘听得入神，情不自禁跟着默念。镜头跟随窗外的诵读声流转，声音越来越高，画面越来越辽阔磅礴，直到屋顶上的她喊出真挚告白：黄河，你有一个儿子叫高加林，你有一个闺女叫刘巧珍。

“那里有她身为黄河儿女的骄傲，有对土地的告白、对知识的渴望，还有对加林哥的崇拜。”这是国产剧里少有的热烈表达，演员李沁说，剧本没用哭戏来抒发情感，但那一刻，她真切感受到了人物生命力的怒放。原著的力量被影视剧具象化，戏剧的感染力冲破时空，让演员与小说里的人物隔空相望。

刘巧珍，她是路遥笔下“拥有金子般内心”的人物。电视剧《人生之路》的创作始终，路遥之女路茗茗只对一个人物的塑造提出了特别要求——她就是人人偏爱、人人希望命运善待的刘巧珍。宠爱属于角色，压力和审视都是给到演员的。李沁说：“我想，当我们所有人都对原著怀揣敬畏之心，都奔着拍一部好作品的方向努力，观众会感受到的。”

## 饱满的人物是激情与时间共同锻造的

中央文史馆研究员仲呈祥对《人生之路》里的刘巧珍有如此评语：巧珍的成长是向内的，从为他人付出逐渐转变为关注自身精神追求。她的成功提供了相对于高加林“知识改变命运”的另一条路，即勤劳的双手、灵活的头脑，真诚的品格也能改变农村青年的命运。从小说里真善美但却无力改变命运的姑娘，到电视剧中拥有了更饱满内心与未来的女性，李沁没有辜负路遥。

回到最初，“我是读完原著再看的剧本”，李沁说。小说的厚重感让演员心生向往，而剧本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精致专业，让演员至今记得心头那份

震动。“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配图版的剧本。导演非常细腻地为每场戏都画上图，剧本里的场景、道具逐一可视化。手里捧着剧本，心里会明白，立体饱满的人物、充满张力的感情，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比如向黄河告白的那场戏，极致热烈，却并不突兀。在李沁看来，因为剧本此前做了足铺垫，“她渴望学知识，但她是家中的二女儿要挑起生活重担，眼前的高加林既寄托了她对美好情感的向往，也是少女心中对自己所缺失的知识和才华的渴求。所以，她的爱是那样义无反顾”。

身为演员，都会被有血有肉的人物触发创作激情，李沁亦如是。她相信，饱满的人物是激情与时间共同锻造的。于是，反复咀嚼小说和剧本，两者融会贯通，一个既不在乎外界眼光，又始终用善意待人接物的姑娘走进了演员心里。一个原本与土地为伴的姑娘在面对人生磨难时，她坚忍着、顺着、理解着、抗争着，以对未来的希冀和诚实劳作化解命运的坎坷——这是演员眼里角色的力量所在。

## 真正的演员来自在现实主义氛围中成长的日复一日

采访中，李沁始终回味着三个词：荣幸、敬畏心、真诚心。荣幸，源自再度与经典文学相逢。2016年，电视剧《白鹿原》里，她第一次走进陕北大地，成为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敬畏心、真诚心，则是她和所有《人生之路》剧组成员对路遥《人生》共同的情感。

有两组镜头在李沁的心里尤其重要。一桩属于饰演巧珍父亲的演员刘威。有场戏，刘立本要拿钱给巧珍，刘威嘱咐道具同事手绢不能太干净，还得有点褶皱。拿到手后，他还手动搓揉揉，因为老汉已用了多年。这份对细节的钻研，让李沁受益匪浅。另一幅画面是高温炙烤下的片场，“陕北40℃的高温，大家徒步半小时爬上山顶，只为了呈现一个景”，台前幕后的匠心被年轻演员收藏在心，“对《人生之路》这部戏的情感浓度也变得不一样了”。

演员为角色倾注赤诚情感，许多

# 黄河，你有一个闺女叫刘巧珍

在《人生之路》里走出自己的路，李沁：

突破变得水到渠成。最显而易见的是造型。进组前，剧组的造型指导陈敏正与演员有过深谈，他一度想为演员做心理建设，希望他们“卸下所有包袱，去展现真正的那个时代的人物风貌，让人物真实接地气、去城市化”。荧屏上的刘巧珍，风吹日晒后的健康肤色，一身淳朴的格子外套，笑起来让人如沐春风，当年路遥笔下的原型人物吴春娥为她点赞，再内化的是人物的言行举止。比如怎样体现热爱土地的姑娘干活麻利？没什么刻意设计，就是演员日复一日在拖拉机上“实操”时自然而然养成的动作，因为一个勤劳的刘巧珍“她干活一定特别利索”。“让人物从内心自然生长”，演员的“内功”最终也成了观众眼里的人物最优秀，《人生之路》刚开播，刘巧珍开拖拉机下车时行云流水的动作就刷了屏，被网友戏称“雨刷器腿”。

“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人生之路》中刘巧珍的经典台词，对演员李沁同样适用。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故事触到了亿万心头最柔软的地带，更带给那些渴望知识与远方的女孩无限希望。而高加林和高双星能先后在人生最低落时爬出泥沼，在知识的支撑和鼓舞中重新直面生活，这又何尝不是时代真实的回音？这些年，诗词大会上夺冠的外卖小哥也好，清华园里读到硕士文凭的学校保安也罢，读书学习成就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远方。正因为这些现实中最普通大众的辞典里不存在“孔乙己文学”，观众会相信，剧中的高加林甚至高双星在人生最苦楚时能凭读书“直挂云帆济沧海”。

现在，电视剧《人生之路》走到了终章。但在各大图书销售网站上，小说《人生》悄然登上了畅销榜前三。经典文学作品再度进入年轻人视野，成为案头读物，这是影视作为大众文艺从严肃文学中汲取能量又给予馈赠的相辅相成。而今天的网友发出“你我皆是高加林”的感慨，其实我们已和文学世界的高加林一样，不愿躺平，哪怕一手“烂牌”，也要在奋斗中打出自己的好牌。文艺与时代互鉴互证，是创作最好的模样。

## 一部时代之剧，激扬青年奋斗之志

### 是时代本身在“续写”《人生》里众人的命运

路遥在《人生》结尾处是这样写的：“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小说里，高加林并没走出人生的困顿，“在那个改革开放刚起步、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被打破的年代，作家写出了万千高加林面对发展受限的不甘和不屈，但他回答不了笔下人物的迷惘，没法给出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能够获得精神满足的出路。”魏巍说，“现在，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过去时空，见证路遥未能见到的时代发展、现代化进程、乡村振兴等等，这40年恰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最为波澜壮阔的40年。当年满怀人

（上接第一版）  
是“奋斗”的精神内涵让经典爆发新的生命力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首发于《收获》杂志，又以《文汇报》的探讨为起点引发青年大讨论，轰动全国。关于乡村的梦想、城市的现代化，关于爱情，也关于抉择，高加林成长中的磨难、苦痛、挣扎与期待使得他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形象之一，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始终“活”着的虚构人物。

隔着40多年，一代青年的心灵史、成长史，能否继续演变为今天青年的“人生答案之书”？从一开始，包括60后闫爱华、70后魏巍在内，曾深受《人生》影响的主创团队就投出了信任票，这一票是基于对原著精神内涵的充分体察。

原著中，高加林的难题是农村与城市、下地务农与成为知识分子之间的抉择。时代在发展，像高加林那样，在黄

土高原上被命运暴击、挥着锄头刨地弄得满手血泡的经历，今天的城市青年可能不会有，但有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抹去的。比如高加林面对命运无常、生活委屈的无力感，自己人生向上阶梯被人抽走后的痛感，当下青年人不乏共鸣。尤其是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时，高加林如何直面现实、走向未来，这也是广大青年始终关切的问题。“发展的社会中，高加林想要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理想，这不仅是他个体的奋斗，是40年前一代青年的处境与思辨，同样是今天带给青年人启迪的情感入口。”魏巍说，是奋斗的精神内涵让经典爆发出新的生命力。

小说里，高加林遇到的第一个人生挫折，是他民办教师的资格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毕业后只能去市集卖馍。《人生之路》将这段情节改编为“高考冒名顶替”。改编之后，命运更重的打

